

明月灣區

金如星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 十月號

專題：讀西西

何福仁、潘耀明

萬花筒：盛大的夏日——雀園記事／林中英

勳海布朗文化亟待保護／張國良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巴桐

〔學府點滴〕秋日童話



《妙韻》楓溪瓷塑 陳鐘鳴

青霞印象

圖 林青霞
文 姑娘正十六

沙灘上的足跡

春去了無痕

所有的印記

大海都記得

它讓海浪去沖刷

好奇的孩子擦淨畫板

等待下一個故事來書寫



關於西西的鱗爪

潘耀明



要我來寫西西，很有些牽強，我與西西從未真正交往，只在朋友聚會中遇見過一、兩趟。倒是她在二〇〇五年憑《飛氈》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頒授第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我是終審評委之一，其時才開始涉獵西西的作品。她因身體欠適，沒有赴會，那一座沉甸甸實銅打造的獎座是由我捎回香港，由何福仁先生轉交。

如我沒有記錯，西西是在香港嶄露頭角、在台灣崛起的香港作家——她早期的作品，不少是在台灣的報刊刊登。一九八三年她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台灣《聯合報》第八屆全年最佳小說獎，此後多次獲獎，可以說，西西是在台灣成名，其後香港及內地評論界才側目相看，這已是多年後的事。

換言之，西西真正的伯樂是台灣《聯合報》著名詩人、副刊編輯痲弦，是他較早關注西西的。何福仁在〈西西的幾本新書〉一文指出：「西西是『香港製造』的作家，可同時是台灣作家，甚且是中國內地作家。換言之，她從我城出發，打通特殊與普遍，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

無疑，西西是 made in Hong Kong，她之成名，也是由外銷轉內銷。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發「終身成就獎」，可說是名至實歸。

香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壇，大都是南來作家居多，蕭紅、張愛玲、端木蕻良、戴望舒、許地山等名作家，大都是以香港為其創作基地，成為一時瑜亮。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香港各大、中學校紛紛成立文社潮，這一時段的文社潮成為產生香港本土作家的土壤。這一期間湧現了一批香港本土作家，西西是其中佼佼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稀方指出：「在香港的作家中，西西可稱得上是最具本土意識的作家。『香港意識』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的工業化城市化而滋生的『我城』意識，二是八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九七』回歸的迫近而引發『失城』意識。可以說，在這兩個階段中，西西的小說都堪稱代表。」可謂是一矢中的。

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她的作品歷久不衰，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從這期《明月灣區》何福仁選輯的兩篇西西跡近寓言的小說，也可見一斑。



23



30



21

目錄

CONTENTS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十月號 總四期

卷首語

潘耀明

關於西西的鱗爪

專題：讀西西

何福仁

西西的幾本新書

9

西西近作選

4

西西簡介

1 5

西西作品表（單行本）

文化綠蔭

1 7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

1 8

月餅

1 9

心繫家國

2 0

唱給灣區最早的歌

2 1

城市記錄有時奇奇怪怪

名家與書香

2 5

鄭逸梅——惟善讀書者不負風月

萬花筒

2 3

馬迷大老王、畫販陸九三

2 6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3 0

盛大的夏日——雀園記事

學苑春秋

3 7

勐海布朗文化亟待保護

林歡然、黃子烜、朱霄、黃滯翹

（學府點滴）秋日童話

封面內頁

青霞印象

圖文 林青霞 姑娘正十六

專題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二年十月 總四期

讀西西

西西、何福仁、潘耀明

近月香港藝術發局頒發「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其中最高榮譽大獎「終身成就獎」得主為著名作家張彥（西西）。西西對香港文學藝術貢獻良多，屢獲獎項，寫作近七十年，早年作品多在報刊上發表，其小說、新詩及散文均備受肯定。她亦參與創辦了香港文學史上具一定地位的刊物《大拇指周報》及《素葉文學》，並先後從事多項編輯出版工作，積極推廣文學。為表慶賀，今期一起讀西西。

本刊邀得詩人作家、西西研究專家何福仁，從西西幾本近著說起，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成就，以至多元創新、「工夫深處漸天然」的風韻。同時選刊西西兩篇小說，一為〈八月浮槎〉，見於二十多年前台灣洪範出版的《故事裏的故事》，但西西一直不太滿意，早幾年重新修改，今於本刊首度發表；另一為近作〈文體練習〉，皆為有代表性的精品。

「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她的作品歷久不衰，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從這期兩篇西西跡近寓言的小說，也可見一斑。」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漫談西西的鱗爪。

專題內附有西西作品表及簡介，方便讀者了解及延伸細讀，感受這位香港重要作家的文學魅力。

——編者

西西對本地文學藝術貢獻良多，寫作七十年，早年作品多在報刊上發表，其小說、新詩及散文均備受肯定。本刊邀得西西研究專家何福仁，從西西幾本近著說起，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成就，以至多元創新、「工夫深處漸天然」的風韻。

——編者

西西的幾本新書

何福仁



西西著、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二〇二二年。

《西西看電影》一書是上中下三冊的上冊，據說中冊會在年底出版，之後是明年初。這是年輕學人趙曉彤努力發掘的成果，她不辭勞苦，起出西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各刊物的電影專欄，包括《新

西西創作與電影的微妙關係

這一年，我們看到西西三本新書，《石頭與桃花》、《動物嘉年華》、《西西看電影》上冊，倘加上稍早之前的《欽天監》，則是不同面向的大四喜。之前她在內地的兩本簡體版：《白髮阿娥及其他》以及重印的《飛氈》，都頗受歡迎，誠如不少論者指出，西西是「香港製造」的作家，可同時是台灣作家，甚至是中國內地作家。換言之，她從我城出發，打通特殊與普遍，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



生晚報》、《中國學生周報》、《真報》、《星島晚報》等等，這些刊物都久已休刊，西西自己也沒有剪存。有的，譬如《香港影畫》的「開麥拉眼」，當時已相當矚目，及後重溫，仍備受讚揚，「情文並茂深入淺出」云云，如今知者已少；至於《亞洲娛樂》上的電影專欄，則連西西也不復記得，可每期都有她的中外影評，有時多達七八篇，用上不同的筆名。這些，在中或下冊可以讀到。她無疑是香港引介西方電影的元老之一。她緬懷當年加入第一影室電影會，每星期到大會堂看電影，像讀書上課，「這是香港的好處，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新最好的電影，……在那裏，我會看到林年同、金炳興、羅卡、陸離、石琪這些同學。」

而新潮電影的手法，啟發她的創作，她第一本小說《東城故事》（一九六六年；其後收於《象是笨蛋》），書名回應歌劇再拍成電影的 *West Side Story*（港譯《夢斷城西》），從西而東，最大的特點即是運用電影的手法，儼如電影劇本：割、轉位、淡出淡入，還說明背景音樂。小說分八節，各以第一身「我」出現，而呈現不同的視角。在小說裏轉化電影技巧，《東城故事》明顯而易見，更多的則是潛移默化，融入了各種寫作之中，例如《春望》（一九八〇年），全篇對話，對話之下加上家務、兩地親人互訪等具體敘述。書中的對話除了傳統的你

一言我一語，一人一句，另闢其他三種，要求讀者從說話內容辨別：一、以對話轉接不同的時空；二、一人可以連說好幾句；三、一人（老人家）似跟人對話，實為自我的沉吟。限於篇幅，這裏只能約略闡述第一種：內地開放之初，母女倆談話，母親說到和親妹兩地分隔二十多年，向女兒查問回內地探訪的情況，馬上剪接為女兒和姑母當時的對話，這即是電影轉場（Transition）的手法。

西西的創作與電影的關係殊深，早期對電影的論述，也有啟蒙的作用。然則研究西西，以至研究香港電影文化，豈能錯過。

動物與詩的嘉年華

至於其他三本，我多少都有幸參與。首先是《動物嘉年華》。西西一直希望出一本繪本。這一年我整理她的文稿。其中詩作，部分有關動物，於是想到，何妨選出一本以動物為主題的繪本。她以往發表過的詩，不乏抒寫動物，但出了書就不選了。結果選出二十三首。繪本不厚，但不妨中英對照，於是請名譯家費正華（Jennifer Felely）襄助。她譯過西西詩集，曾因此得獎。最近企鵝經典（Penguin Classics）要譯西西的《我城》，也屬意費正華。

這本《動物嘉年華》的詩，除了一首〈水母與蛞蝓〉，其他都作於近年寫作長篇《欽天監》期間。

在以往，她可以自己繪畫，她的《我城》、《飛氈》，都是自己配圖。我想到這一次可以找不同的畫家去繪畫，一人一首，較長的詩，可以多幾位去畫。我問她可行嗎？她說很好，比自己繪畫更好。當年創辦《大拇指周報》（一九七五年），有一版叫「大家寫」，名字是西西想出來的，這次她叫大家畫。而這正是嘉年華的精神，並且呼應西西詩作平易親人的風格：大家參與，不論專業畫家、業餘愛好者，只要有興趣畫、能畫，就可以參加，齊來關心異類，尤其是弱勢者。我在臉書上詢問有哪些畫家願意為西西的詩配畫，立即有近三十位聞風主動參加，此前我大多並不認識。又另有朋友介紹好幾位。我不看名氣，只參考畫家已有的作品，有四五位遲來了，只好當遺珠。

西西的詩，我在書裏的前言已略述一二，要補充的是，她的詩，別樹一幟，既久已告別五四的新詩，又不宜以當下一般玄奧晦澀的現代詩觀之；不難，可又不淺，往往是從具體微細處切入，從實入虛，再化實為虛，言近而旨遠。一些朋友會想到波



何福仁編、費正華譯《動物嘉年華——西西的動物詩》，二〇二二年。

蘭的辛波斯卡。其實西西讀辛的作品是在辛獲諾獎之後，之前也許略讀過。西西當然很喜歡，她倆確有相似之處。不過西西的風格多年來早已形成，遠在編輯《中國學生周報》時已可見，她喜歡選用當時兩位寫得比較明朗的年輕人，羅卡曾指出，其中一位是也斯。其他的，她自稱大多看不懂，因而辭職。

齊白石題畫云：「工夫深處漸天然」，這是西西詩作的寫真。她的詩齡超過六十年，多年來心力雖表現在小說，不過詩文互通，同樣的工夫，不可謂不深，固然一以貫之，可也不是一成不變，是變得更闊廣更多的關懷，寫得更素淨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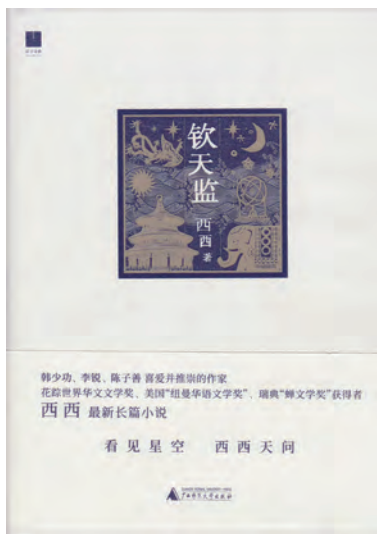
寫作《欽天監》期間，寫詩無疑是一種舒緩、調劑，這篇篇斷斷續續寫了五年。二〇一七年，定稿之前，她提出要重訪北京，看看故宮、古觀象台、幾座教堂等等。當她走上古觀象台的斜階時，不用攙扶，算算，原來已經八十歲了。她甚至想到長城，雖明知已經人工化，仍然希望走進那種「虛擬的實境」去，用她自己在後記的話：「讓我在現場有一



種靠近歷史的幻覺」，終因舟車太勞累，放棄了。

豐富多元具創新的《欽天監》

《欽天監》的內容非常豐富，可從各種角度閱讀，我也寫了篇〈對話：敘事者與受敘者〉在《讀書雜誌》第三期上發表，這書寫法上我以為有兩個特點：以「對話」為經，「引文」為緯，而經緯互通相接，此說當然也是書中所云一種「假想線」。全書的對話主要是周若閔與容兒，兩小無猜，後來成為夫妻。對話既可作為長篇敘述之後的間場，也有承傳點撥之功，富於情趣、幽默，最後以兩人的對話收結，又餘音裊裊，令人感慨。書中傳教士來華，也是一種中西文化的對話，又各自產生內部意識不同的對話。看來唯有互相聆聽、彼此尊重，對話才有意思。書中人物，種族多元，外客背景不同，國內則漢滿蒙，其中描述三位同窗，性格各異，各有發展，尤為動人。



西西長篇小說《欽天監》，二〇二一年。左為繁體版，右為簡體版。

若閔是小說的敘事者，通篇固然是他告訴容兒自己的「所學所見所聞」，她是受敘者、接話者。不過可不是消極的被動，她也提出意見、鼓勵，甚至修訂他的談話（文中曾提例證）。然則她同時也參與創作，不啻同時是敘事者。容閔二為一體。而這些對話，其實也面向讀者。這是若閔對忘年交趙昌「歷史不是普通人寫的」的回應。趙昌實有其人，是康熙親信，為養心殿總監造，並負責接待傳教士。

若閔大半生在欽天監內工作，專責觀天，但觀看世情時局，不走出宮監之外，則仍是坐井。後來他參與考察長城，繪畫地圖，是出井的一步。再然後終於走出宮禁，真正認識歷史的軌跡、民間的甘苦。

這書每若干節之後另附「引文」，這是形式上前所未有的創新。有些論者以為這是作者西西的附錄，不是的，這是若閔的「手抄」，



西西短篇小說集《石頭與桃花》，二〇二二年。

是小說的有機組合。臨末離開京畿時，他提出書不用帶，要用的都手抄起來了，稍後又說輾轉好些地方，總不忘讀書，且無所不讀，從蒲松齡、劉獻廷，到黃宗羲……，他要追回失去的記憶（一二九節）；引文即從蒲、劉開始。這是他抽離後重新對世事的閱讀，毋寧也是他跟當下史事的對話，寄寓了他的「所想」。若干引文，例如傳教士的記述、清代的檔案，當非時人可知，這是康熙同一時期後設的參照，而並沒有超出敘事者對歷史的水平接受。這畢竟是小說。

易言之，若閱是敘事者，可同時是受敘者；他是書中作者，可也是讀者。而所引之文，跟隨情節的發展，反映閱歷漸次遙深；敘事的語調、角度，

也因應年紀增長而變化，慮念多了。所以，這書也可以從「成長小說」的類型看，分別在主人翁經歷種種事件之後，取向迥異。

《石頭與桃花》則是短篇小說集，收未曾出書的新舊作，又以新作佔大半篇幅。其中〈土瓜灣敘事〉，二萬六千字，已近中篇，西西用小說、詩、散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寫那麼一個地方，充滿情味，有趣，又大不乏自嘲精神。之前她曾以這地方做背景，寫過長篇《美麗大廈》（這是西西比較「難讀」的書，台灣小說家王禎和過世前卻認定是西西最好的作品）、短篇〈陳大文搬家〉（收於《白髮阿娥及其他》）。在西西筆下，其實處處可見這地方的影跡，這書起首第一篇〈文體練習〉，所寫的場景，也是土瓜灣，寫得從容，淡定而內斂，毋寧也是「工夫深處漸天然」。加上過去的《我城》、肥土鎮的系列故事、《浮城誌異》等等，她為香港這特殊的城市塑造了一個豐富而深刻的文學形象，從微觀到宏觀，或寫實或虛構，其價值一時未敢完全斷定，其意義則肯定不下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以至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馬孔多。

今年藝術發展局頒給她「終身成就獎」，誰說不宜？

（本文圖片由何福仁提供。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

專題選刊西西兩篇小說，一為〈八月浮槎〉，見於二十多年前台灣洪範出版的《故事裏的故事》，但西西一直不太滿意，早幾年重新修改，今於本刊首度發表；另一為近作〈文體練習〉，皆為有代表性的精品。

——編者

西西近作選

西 西

八月浮槎

你們其他人也許不記得，可是我還記得。那龐大的月亮，一直在我們的頭頂。滿月時，夜晚就如白晝般光亮，散發出一種乳白色的光，看起來像要吞噬我們。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

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

曾經有幾個滿月的夜晚，月亮降得非常非常低，潮水也漲得非常快，使得月亮險些掉進海水中。不過，還是差了數碼的距離哪。你們會問：那你有沒有爬上月亮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只要把一艘船划在它下面，撐起雲梯往上爬就可以了。

事實上，在雲梯的頂點，你只要筆直地站立，伸直手臂，就可以觸摸到月亮。通常我總是選擇一個看起來很牢固的位置，然後先用一隻手攀附着，再用兩隻手抓緊，很快，我就可以感覺到梯子和下面的小艇正在漂浮，而月球的運轉也將粉碎地球對我的引力。月球是如此強壯，將我吸引上去。

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

現在，你們一定會問我，究竟為什麼要去月球？這是我的解釋：因為好奇。要是以為太玄妙，那麼，我是去取牛奶。月球的牛奶非常濃稠，就像我正在吃的一種乳酪。形成的過程大致是：月球航行過地球的大草原、森林和湖泊時，這些地方的各類物體，除了人類，就會奇怪地發酵。它主要的成份是植物果汁、蝌蚪、瀝青、扁豆、蜂蜜、澱粉、水晶、鱒魚、蛋、沃土、花粉、膠質、昆蟲、松脂、胡椒、無機鹽及氧化物。這其中一部分，正是我日常吃的東西。你只要將湯匙伸進覆蓋月球看似荒漠地帶的鱗片，再掏出來時就會是滿滿一匙，我是這樣吃乳酪的。別問我為什麼人類可以免於這種濃稠發酵的過程，有些人身上不就有一種酸腐味？

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月球上的土壤並非一律都是鱗狀的，它也有不規則、泛白的貧瘠泥土，也有草原。大多軟綿綿，使人興奮地不停翻筋斗，或像小鳥地飛翔。我在鏗嶒峭壁下的那些夜晚總陷入特殊的情緒：興奮，卻又提心吊膽。我發現有一條大魚也受月亮吸引，悠游的浮動着。透明的水母也露出海面，蠕了一會兒後就向月亮伸縮搖擺溜走了。

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

我睜大了眼睛，我頭頂上的雲層原來是綿延無盡的大海，而且不斷變化，變得更高、更遠，偶爾出現三面環海的海岬，但很快又消失了。海中的船變得小小。然後我看到的朋友，臉孔變得好陌生，他們的喊叫也變得好微弱。我看不到戰爭的火焰，也聽不到疫症漫延的噩耗。

我在那高掛的星球中，一直在飄浮，天旋地轉，看不到熟悉的海岸，只看到無底深淵的海洋，滿地灼熱的火山燄、大片的冰河、爬滿爬蟲的森林、被急湍削過的岩石山脈、沼澤、石墳場，以及泥土城池。每件事物望去都有齊整劃一的色彩。我看到蝗蟲，成群結隊的大象、犀牛。野草長得又多、又密，幾乎與動物同色。

我終於置身這奇幻的世界，放眼望向它陽光不到的地方，看到了以往地球人所無法看到的景色。有時我也仰望月球之上的星星，那猶如水果般大，用亮光塑成，每到晚上彷彿會說話的星星。當我看着星星，我可以想像，我熟稔的朋友也抬起頭，當我是星星那樣看望。



我渴望重返地球，因為害怕失去它而顫抖。

後至蜀，問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採自晉張華《博物志》）
一九九三年二月寫，二〇一八年八月修訂

文體練習

《文體練習》（*Exercices de Style*，台譯《風格練習》）是法國作家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一九〇三—一九七六）寫的小說。從作品的名字看，可以知道，這個小說主要不是寫什麼故事，雖然，情節仍是有的，人物也有，時間、地點都齊全，但那些都不重要。作者的目的是想展示「怎麼寫」，而不是「寫什麼」。

格諾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發表的小說《莎西在地下鐵》（*Zazie dans le métro*），因為新浪潮的名導路易·馬盧拍成電影。《文體練習》的內容很簡單，幾行就可以寫完。話說敘事者（「我」）乘搭公車，在車上見到一個男子和身旁的乘客爭吵，又火速搶佔座位。稍後，敘事者在另一車站又見到這男子，男子的同伴建議他在風衣上加一顆鈕扣。

脾氣暴躁的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爭

執、鈕扣，都是芝麻小事，甚至各不相干，總共兩小段、八行字，其實算不得情節，很難寫成小說。那麼，如何衍生、變化成二百多頁的一本書呢？那是作者從起首的八行字發展的結果，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延伸出九十九則故事，彷彿寫作的練習，不同文體的練習。這八行字，是限制，也是挑戰。這令人想起羅布格利葉新小說的做法，每次重覆又寫多一些。不過同中有異，格諾是同樣的材料，卻嘗試不同的烹調。

我覺得全書非常有趣，讀了也練習寫一篇，向這位前輩致敬。他寫了九十九則，我呢，會寫六則。六則，大概也夠了。事實上，不同的人對同樣的事物，即使芝麻小事，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個歧異、分裂的社會。這樣說，並沒有貶意，換一個說法是：多元。「怎麼寫」與「寫什麼」，畢竟是一個大銀的兩面，只是遊戲的時候，有人選公仔，有人選字。

從前

這條街的樓房，樓下都是商舖，樓上全是住宅。住在這裏的居民大多都感到滿意，因為樓下有兩間茶樓、兩家銀行、一間郵局、兩間超市。還有一間診所、一些其他的小店、辦館。可以自成一個自足的社區。而且街道相當寧靜，很清潔，行人道上隔十來步就有一棵樹，數數，一共十棵。

街頭還有一間涼茶舖，養了一頭波斯貓，純白

色，圓頭寬臉，喜歡坐在凳子上，性情待考，年齡？看他大帥似的鬍子，應該也不小了。街尾有一間洗衣店，也養了一隻唐貓，啡黃色，虎斑紋，年輕得多，喜歡坐在門口，很乖。看了麻雀，只是興奮地、凝神地注視，並沒有走出撲打。

當下

這條街的樓房，樓下都是商舖，樓上全是住宅。住在樓上的居民大多都不滿意，因為兩家銀行都不見了，一里外才有兩個自動櫃員機。樓下兩家茶樓，不再接待街坊，只服務一團一團的內地訪客。旅遊車一車一車駛來，堵塞了街道。診所關了門。街前街尾的小店變成五間巧克力店、三間藥妝店，專賣政府註冊免稅正藥云云。社會是應該進步、向前的，一個酒樓老闆說，你不能改變潮流，那就改變自己吧。

遊客簇擁，來了又去，遮蔽了街道，行人都只好走到馬路上去。街道非常骯髒、滿地紙屑和煙蒂。空氣污濁，喧聲四起。樓下的管理都貼上溫馨提示：「請勿堵塞門口，給我們一條生路，讓我們通過。」洗衣店的玻璃窗櫥上貼一告示：「內貓甚惡，伸手弄牠，後果自負。」

敘事

這條街的街頭有一間涼茶舖，養了一隻乳白色的

波斯貓，扁鼻扁臉，兩道淚痕，其貌不揚，近白者痴，一副九品芝麻官模樣，常和茶客平起平坐，瞭然對望。叫牠阿寶，牠好像聽到，又好像沒有。

街尾的洗衣店，養了一隻短毛啡黃色唐貓女，生得眉清目秀，個性溫馴，名叫芝芝。路過時與牠對望，芝芝，牠會文靜地眨眼，非常友善。惡貓云云，全因新聞報道，某店有遊客母子入內，不知何故，小孩見貓就拖牠的尾巴，被貓轉頭咬了一口，婦人向店主索償三十萬。

電台的新聞記者訪問過婦人，她整理一下頭髮，說，賠錢事小，小孩擔驚受怕事大，難保不會產生惡夢，影響他的成長，難道畜生比人更重要嗎？

意識流

涼茶舖的白貓，性別不詳，一味痴肥，終日睡在一張凳上，一動不動，也不作聲。茶客偶然逗牠，牠也不理睬。牠可會內心獨白？我不喜歡涼茶的氣味，我又沒有感冒；不過也慣了，還有什麼驚喜。當牠抖着小腿做夢，誰知道牠會夢見什麼。白鴿、三文魚、小狗、和尚、春天。

意識流？洗衣店的芝芝最拿手，雖然牠既不知道何謂內心獨白、何謂意識流，牠完全不會分別。牠又不是第一隻不會分別的貓。牠在地上伸一下懶腰，霍地跳上桌子上，呆了一陣，不記得想做什麼，忽然又



跑到門口，站定，怎麼在門口了，門外除了一棵枝葉稀疏的樹，久已沒有來訪的麻雀。她豎直耳朵，好像聽到一棵樹在慘叫，一個月之前、兩個月之前？一輛給超市送貨的貨車，把其中一棵樹撞倒了。

前晚期風格

洗衣店店主手持掃帚，在店門外打掃，都是遊客留下來的垃圾，這是他每天打烊前的循例工夫。他還為店前左右兩棵樹灑水。這兩棵樹被主理民政的人裁剪得七零八落，半死不活。洗衣店的生意還是可以的，儘管同一街道，已開了兩家自助的洗衣店。芝芝呢，也循例每天清早在店門口排開三至五隻蟑螂，獻給戶主。戶主撫撫牠的頭，牠站得挺直，捲起尾巴，眯起眼睛。戶主晚上回家，就留下芝芝看守。牠度過了許多許多個孤獨的夜晚，然後等待門開拉開。

兩名婦人坐在涼茶舖的角落吃龜苓膏，一名長者站在行人道上喝廿四味，他手持拐杖，對老闆說，我三天不喝涼茶，就喉嚨乾燥、熱氣，知道嗎，你爸爸當年開舖時，不是廿四味，而是廿八味，味外有味。老闆答：能撐到今天，你以為容易嗎，真是有苦自家知。

波斯貓阿寶一直躺在櫃台上，牠多年前已聽過這位長者的想當年。這時一隻蟑螂在台上悄悄爬過，馬上發現什麼，停下來，原來是一隻半開半閉的大眼睛。

睛。對望了好一會，再急急竄過。誰知道，不是死定了的麼？阿寶縮起四肢，繼續閉目養神。

後晚期風格

涼茶舖怎能沒有貓？小寶是另一隻波斯貓，不過是灰色的，精靈活潑。客人有的在店外喝多年味道不變的廿四味，進來坐下喝的是感冒茶，瓷碗裏的茶太熱了，等一下。小寶高興極了，在客人腳下纏繞，用頭揩擦，直到客人摸摸牠的頭，很乖的小貓。但也有那麼一個人，馬上提起雙腳，苦茶未喝，已經一臉鬼見愁。她住在樓上，要不是重感冒，也不會下樓。她說：再來，我一腳把你踢出門外。小寶很錯愕，牠只見那人咬牙切齒，會說她的話就好了。她再說：我每星期打死兩隻貓，這星期還未發市。這時涼茶舖舖主也緊張起來。她低聲對他說：精神上的。

芝芝呢？瘦了許多，食欲不振。看過兩三次醫生，照過x-ray，發覺大腸有小腫塊，不知是良性抑或惡性，但年紀大了，不宜開刀。戶主把牠的睡籃放在門旁，讓牠可以看看門外。牠偶然抬頭，有雀鳥飛過，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低下頭睡去了。戶主摸摸牠，芝芝，芝芝。牠也不打開眼睛，只是喉頭呼嚕呼嚕，好像說，放心，我很好。

二〇一五年五月

◎

西西簡介



西西，原名張彥，1937年生，香港作家、編輯，祖籍廣東省中山縣，生於上海，小學亦畢業於上海。西西自初中起已積極寫作，以大量不同筆名（如阿果、藍子等等）投稿各比賽和專欄。

西西著作等身，筆下經典滋養無數的心靈，為華文文學寫下了永不褪色的一頁。

1950年隨父母移居香港，從此定居香港。到港後，入讀協恩中學。1957年進入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後毅然獻身杏壇，作育英才。

1965年，憑短篇小說《瑪利亞》獲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第十四屆徵文比賽公開性質的青年組第一名。後來將《瑪利亞》改編為電影劇本，可惜未能拍成電影。1967年又撰寫電影劇本《黛綠年華》，並為此電影作過十多首歌詞。

1966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東城故事》。

1974年，開始寫《我城》，並於1975年在《快報》連載近半年。《我城》亦是西西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1975年夥何福仁、張灼祥、適然、也斯、吳煦斌等創辦《大拇指周報》並任編輯。1978年再成立「素葉出版社」，出版「素葉文學叢書」，後來出版《素葉文學》雜誌並擔任編輯。1979年提早退休專職寫作。

1982年，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台灣《聯合報》副刊轉刊（原刊香港《素葉文學》）。翌年更獲《聯合報》第八屆全年最佳小說獎，自此於台灣成名。1987年，為台灣洪範書店主編四本小說集，向台港讀者介紹中國大陸80年代的作家，其中包括莫言、韓少功、王安憶等。1989年，因乳癌入院，手術期間作《哀悼乳房》，獲《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2年「開卷十大好書」以及《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1996年，長篇小說《飛氈》出版，總結了自《我城》開始有關「肥土鎮」的一系列小說。

2005年，《飛氈》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第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2011年，獲選香港書展「年度作家」。

2019年，獲美國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是香港首個獲獎作家。同年年底獲瑞典「蟬」文學獎。

2022年5月22日，獲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發「終身成就獎」。



西西作品表（單行本）

何福仁 整理
計算至 2022 年 8 月

	書名	類型	初版年份*
1	《東城故事》	中篇小說	1966
2	《我城》	長篇小說	1979
3	《交河》（劉以鬯主編）	散文及小說合集	1982
4	《春望》	短篇小說集	1982
5	《哨鹿》	長篇小說	1982
6	《石磬》	詩集	1982
7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短篇小說集	1984
8	《鬍子有臉》	短篇小說集	1986
9	《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	讀書筆記	1986
10	《手卷》	短篇小說集	1988
11	《花木欄》	散文集	1990
12	《美麗大廈》	長篇小說	1990
13	《母魚》	短篇小說集	1990
14	《剪貼冊》	散文集	1990
15	《耳目書》	散文集	1991
16	《象是笨蛋》	中篇小說集	1991
17	《候鳥》	長篇小說	1991
18	《西西卷》（何福仁編）	選集	1992
19	《哀悼乳房》	長篇小說	1992
20	《傳聲筒》	讀書筆記	1995
21	《畫／話本》	散文集	1995
22	《時間的話題——對話集》 （何福仁合著）	藝談	1995
23	《飛氈》	長篇小說	1996



	書名	類型	初版年份*
24	《家族日誌》	短篇小說集	1996
25	《故事裏的故事》	短篇小說集	1998
26	《西西詩集》	詩集	2000
27	《旋轉木馬》	散文集	2001
28	《拼圖遊戲》	散文集	2001
29	《白髮阿娥及其他》	短篇小說集	2006
30	《看房子》	散文集	2008
31	《我的喬治亞》	長篇小說	2008
32	《縫熊志》	散文／藝術	2009
33	《猿猴志》	散文／對話	2011
34	《羊吃草》（何福仁編）	散文	2012
35	《試寫室》	散文	2016
36	《織巢》	長篇小說	2018
37	《西方科幻小說與電影》 （與何福仁對談）	小說、電影對談	2018
38	《我的玩具》	散文	2019
39	《看小說》	書評	2019
40	《牛眼和我》	散文	2021
41	《欽天監》	長篇小說	2021
42	《石頭與桃花》	短篇小說集	2022
43	《動物嘉年華——西西的動物詩》 （何福仁編、費正華譯）	詩集／繪本	2022
44	《西西看電影》（上）（趙曉彤編）	影評、影論	2022

* 書本初版年份並不等於寫作時期。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人生的大方向就是你應該或者必須為別人做點什麼，就像愛需要表達，就像祝福需要呈現，就像我們常說的順水人情，只要做了都是一種積累，都有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回報你的人生。

有一個同事還蠻有才華的，但是混得不太好就是挺孤家寡人的那種，沒有什麼朋友，大家對她都客客氣氣地敬而遠之。

有一次她跟我聊，覺得這個社會根本容不下天才，空有一身好鋼別說刀刃就是刀背都用不上，總之就是高處不勝寒。的確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我的美麗阻礙了我，我的才華阻礙了我，我的優點讓我得到的是不公的待遇。

果真如此嗎？我對同事說，有許多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比如說人情世故固然是門大學問，

落到實處也就是「你為別人做過什麼？」尤其是那些沒有利益關係的事，那些純粹是幫助別人的事，你做過多少，哪怕是一件也可以。

同事想了想說，這不就是交換嗎？

我說是啊，交換並不低級，你想要到別人的認可沒錯，但是大家也同時認可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如果什麼都不想付出只是覺得別人應該前來朝聖，是不是有點想多了。

這些年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有許多有才華的人，優點非常顯著的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只要與其個人的利益相關，就會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把它完成的很好，可是一件與己無關的事比如是半公益性質的事肯定會熱度銳減，總是顯得有一搭沒一搭的甚至秒變甩手掌櫃。

好吧，那我也來功利地說，沒有即時回報的事就真的不值一做嗎？當然不是，我們所說的人緣、人脈、紅利、福報無一不來自無私的努力和付出，要知道有利益關係的事並不是人情而是本分，只有純粹的「利他」才是一種積累。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有的人辦事好像特別容易，看上去難度挺大的事也能辦成，輪到我們就是區區小事最終都是以失敗結束。這是為什麼呢？無非

就是這些人的積累達到了一定的量就會起到質的轉變。

也許他們做足了功課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做了也不說，是一種美德。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不需要別人幫助的，也不是所有欠你人情的人都會反過來幫助你，但是人生的大方向就是你應該或者必須為別人做點什麼，就像愛需要表達，就像祝福需要呈現，就像我們常說的順水人情，只要做了都是一種積累，都有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回報你的人生。

所以無論我們的人生處於哪個階段，也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應該盡可能為別人做點什麼，父母、家人、朋友只要是自己之外的人都算。

經常聽到有人說我給爸爸媽媽換了一套大房子、我打工資助弟弟妹妹上完了大學、朋友失戀我陪她聊了一個晚上、我要到醫院去看剛手術了的同事等等，哪怕是用了抱怨的口氣我也從中聽到了自豪，我對這樣的人總是高看一格，他們憑藉一己之力發光發熱不僅搞掂自己還能幫助別人，這樣的人一般都不會懷才不遇、孤芳自賞，通常人生之路會走得更輕盈一些。所以如果上帝問我們這一生是希望給予還是得到的時候請謹慎回答，因為只想得到有可能真的領取一張乞丐證。

◎

月餅

老實說，很多東西都比蓮蓉月餅可口。但中秋節，怎能不去吃一片蛋黃蓮蓉月餅？



胡燕青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
中心榮譽作家

今年的中秋節，月餅廣告似乎少了點，大概因為不景氣。不過，餅的餡料變化多了。我覺得今年的月餅特別好吃。好幾家賣月餅出了名的，點子很多。有些店特別愛賣榴槤月餅，其氣味充滿了附近的空間，引來不少支持者。我嘗過一些非常好吃的，包括豆沙陳皮、奶黃鳳梨等口味。我還收到弟弟送的巨大六黃蓮蓉月，氣氛還好。

我一個人吃了兩個紅豆沙陳皮月餅，停不下來。那是朋友送的。看看盒子，原來是高級會所的製作。我到別的餅店找，結果發現小小的八個紅豆餅，賣幾百元，是月餅中最貴的品種。我想起小時候看着大人供「月餅會」，當中好像沒有用紅豆造的，因為豆沙並不矜貴。我們家很窮的時候，媽媽還是會自己做豆



沙。那時的廣州，糖比紅豆還缺。陳皮也不是十分特別的東西，我們會在露台上自己曬。紅豆沙糖水裏加陳皮是指定動作，怎麼落在直徑四公分的月餅皮裏，竟然比蓮蓉還貴呢？

我的回憶或者有意，但爸爸所說的我記得很清楚。那時，他常取笑我做什麼都很「豆泥」。我知道那是「不矜貴」、「水平低」的意思。但為什麼這就叫做「豆泥」呢？爸爸說，過中秋節，有錢人吃蓮蓉餅，窮人家就只能吃紅豆加糖的「豆泥」餅了。當年食用油也缺，而蓮蓉裏要放很多油。記得嫵嫵那一輩常說，油不夠、人就不潤。爸爸又指出：有蛋黃的餅比較不夠體面，因為蓮蓉比蛋黃昂貴多了。

時代變了。我們現在怎會需要「供一月餅？我們今天會供樓、供座駕、供按摩椅和吸塵機。至於月餅，是有點貴，但一年一次，普通人還吃得起。教會會在過中秋時向窮苦街坊送月餅。月餅的形象大大改換，由過節的必然禮品變成「千萬不要多吃」的壞蛋食物。冰皮月餅紅了好些年，但因為要冰着，畢竟有點麻煩，好像出現「我已經試過了」引致的自然退潮。如今月餅必須做得特別好吃和格外有心思：熱量要少、口味要新。今年台灣名牌餅店以鳳梨加奶黃做餡料打入香港月餅市場，一舉成功，實在聰明。

老實說，很多東西都比蓮蓉健康和可口。但中秋時節，怎可能不去吃一片蛋黃蓮蓉月？

◎

無論任何時刻，不忘自己的根與魂，與母親心相印，堅守自己的民族自信，才能產生精神的力量，不迷失自己的方向，歷盡艱難險阻。

心繫家國



吳志良
全國政協委員、
澳門基金會主席

聞一多寫《七子之歌》的時候，肯定研究過港澳的歷史：

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着我內心的靈魂。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而寫到香港時，表述十分不同：

如今猙獰的海獅撲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嚙着我的脂膏；

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

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澳門像一個迷途的小孩，時刻都等着母親的召回回家。而香港卻像被奪走的骨肉，期待躲入生母的懷抱，免受欺凌。如果按百年前聞一多所言，香港更需要避風港，更加渴望回歸祖國。港澳回歸前後的形勢發展，卻有點令人意外。深究其原因，港澳開埠的原因不同，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手法以及交還港澳行政管理權之前採取的措施也有差別，港澳沿用的法律體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回歸的時點也不一樣。這一切，都會影響港澳居民對回歸祖國的情緒、態度和反應，左右回歸前後政治和社會走向和趨勢。

預料之中的是，澳門平穩回歸和特區順利發展。其中，不無前面所述的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聞一多所說的「靈魂」兩個字。無論任何時刻，不忘自己的根與魂，與母親心心相印、休戚與共，堅守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才能產生精神的力量，不迷失自己的方向，歷盡艱難險阻。這是一種信念，不受時局的影響，不為利益所干擾。

正是有了這種堅定的信念，無論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危難，澳門始終與祖國共呼吸、同命運，始終相信國家好、澳門好，始終認為無論大小都應該也以為民族的振興盡一份力。正是在此一邏輯思維中，

澳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角色和舞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

心繫家國，是澳門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也是澳門在國家未來發展戰略中為自己定位的不二法寶。心安神定，方向明確，我們就可以堅定地發掘自身的潛力，發揮自己的優勢，彰顯自己的價值，不僅尋求自己更好的發展，也為國家進步和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差文或所史無，廣給首
的、別在詩有江留是第
代人之，南都了首說的
時有下此嶺乎蔽這確的
有也高的幾屏他準灣區
異，的因於的幾屏他準灣區
品亦見中意以州明歌

唱給灣區 最早的歌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中國傳統詩論以詩為心靈境界的結晶，因此觀詩可知人，觀詩可論世，人品、文品是深度關聯的。故人品一旦有疵，其文遂無足觀。南朝詩人江總，便屬其例。

江總身為宰相，日日與其國君陳後主「隔江猶



文化綠蔭

唱後庭花」，不理朝政，結果陳朝很快即為隋所滅，他自身更是一直為世人斥責。

這對君臣雖不是明君賢臣，卻都是當時最重要的作家。其中，為人所忽略的是，一者，早年的江總，因避侯景之亂，投奔時為廣州刺史的舅舅蕭勃，流離嶺南十三年有餘，更成為其時書寫嶺南最生動最豐富的作家；二者，正因為在嶺南結識了後蕭勃而任廣州刺史的歐陽頎、歐陽紇父子，後在歐陽家族被滿門抄斬中，他收養庇護了年幼的歐陽詢，才有了這位一代書法大家。

約自公元五五五年至五六三年，江總在廣州度過了九個年頭。其間的生活狀況如何，史書中僅以一句「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輕輕帶過。所幸，歷史的空白有詩人的作品來填補。文學，再一次展現出其永生的力量。

江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曰：

秋城韻晚笛，危榭引清風。遠氣疑埋劍，鶯禽似避弓。海樹一邊出，山雲四面通。野火初煙細，新月半輪空。塞外離群客，顏鬢早如蓬。徒懷建鄴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雁，獨在上林中。

秋日的傍晚，詩人在悠揚的笛聲中緩步登上高樓，迎面清風徐引，遠望處，雲霞掩映，海邊的叢樹，山間的雲嵐，野煙嫋嫋，新月皎皎。可就在此情此景

下，詩人卻不免登高傷懷，思念故鄉之情奔湧而來。全詩以歡欣起，以沉痛結，讀之亦令人蕩氣迴腸。

詩題為「登廣州城南樓」，顯然他所望所寫的雲海蒼茫，正是今日大灣區一帶的壯觀景象。只是，他望見的是海天茫茫，想著的卻依然是其背後的建鄴水、洛陽宮，想成為的是那隻自由棲息於上林苑裏的孤雁。同是這一片海天，一百多年後的張九齡，唱出的卻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博大雄渾。

有時代的差異，也有人品、文品的高下之別。或亦因此，在我所見到的嶺南詩歌史中，幾乎都有意無意地屏蔽了江總，以及他這首留給廣州，準確說是留給明月灣區的第一首歌唱，可謂造化弄人也。



城市的真雙
此城的好幾
如研究的人
且變的睜大
菜且研的睜
家尚變的睜
一記錄演時
市奇怪文化要
記奇文同要
錄怪化同要
行。眼睛

城市記錄有時 奇奇怪怪



胡洪俠
副
總編輯、《晶報》
總編輯

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特區初創之時，原寶安縣

人口不足三十萬人，其成規模的高速發展端賴於持續大規模的移民。首批兩萬多解放軍工程兵就地轉業之外，彼時成群湧入深圳的移民群體，首推潮汕人。眼下生活在深圳的潮汕籍人士已經有四百多萬，潮菜也因此成為今天深圳飲食文化中的一脈主流。

香港佳寧娜集團一九八八年跨過深圳河來深圳攻城略地，引領了深圳潮菜高檔化、時尚化潮流。不過，既然有幾十萬潮汕人早就在特區安營紮寨，第一家潮汕風味餐廳又是哪家？

此事說來有趣：在寫於二〇二一年十月的那篇〈深圳人的潮味軌跡〉文章裏，汕頭潮菜大師鍾成泉先生轉述他師兄弟的回憶說，深圳第一家有規模、上檔次的正規潮菜餐廳，要算汕頭人老闆陳煥榮先生一九八四年在東門南塘匯食街創辦的榮華餐廳。

循此線索，我即去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查「榮華餐廳」，結果並無相關文獻。而在潮菜大師們的記憶中，這家餐廳卻熱鬧得很：「當時餐廳聘請全國十大名廚之一的潮州菜大師朱彪初師傅為總顧問，大廚則有汕頭名廚劉文程師傅、蔡孝文師傅；同時又聘請滷味世家傳人紀楚浩先生為該餐廳滷味檔師傅……陣容強大，出品正宗，有潮州大裙翅、油泡角螺、大龍蝦、活鮑魚等生猛海鮮，還有鹵鵝、魚飯、蠔烙、水晶球、反沙芋磚及金瓜芋泥等一批純味潮菜潮味……。」

我在數據庫裏倒是查到，有一家名為「潮汕酒家」者，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深圳特區報》做了即將開業的廣告。另據一九八五年報上的一篇評論說，原來的「潮汕酒家」，由於與「吵散」諧音，婚宴、會友、會議、洽談生意的人，都嫌兆頭不好，不太光顧，以至顧客稀落，後來更名為「喜相逢」，生意才有所轉機。

我又查到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篇報道說：「『喜相逢』開張四月餘，盈利四萬五，原因是堅持『以中低檔為主』，聘請香港名廚主灶掌勺，經營馬來西亞的『沙爹牛肉』、香港的『金牌霸王雞』和潮汕小菜等名肴。」

至此似乎可以明白：主流媒體上避而不提的「榮華餐廳」的確是深圳早期正規潮菜門店之一；而那家名為「潮汕酒家」的餐廳，雖然做過廣告，開張營業，後來「吵散」了；更名之後的「喜相逢」雖然由報紙發了盈利「喜報」，不過看其出品，「潮汕小菜」已是點綴，早早打出的「潮汕酒家」旗幟名實已然雙雙不存。

一家菜館的城市記錄尚且如此奇奇怪怪，研究城市文化演變的人，真要同時睜大好幾雙眼睛才行。

「經此一踢，竟成好友。更出乎意料的是，大老王教會我賭馬，跟他一樣我也成了馬迷……」「陸九三幹的行當在香港堪稱冷門：買賣字畫。他沒有鋪面，只可稱為畫販，但他在香港書畫界可是『牛人』。蓋因他在鑑別中國字畫上，身懷獨門絕技……」作家巴桐為我們漫說兩位都市奇人。

——編者

馬迷大老王、畫販陸九三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巴桐

馬迷大老王

跟大老王成為好友完全出於偶然。那天我正匆匆趕路，路過老街一個街角，不小心踢到了一件東西，軟乎乎的，低頭一看嚇了一跳，我踢到了蹲在街邊牆腳的一個老頭。再一看更是驚掉下巴，那人竟是住在我樓下的大老王。我趕忙鞠躬作揖點頭哈腰連聲道歉，大老王卻頭也不抬，舉手像揮動拂塵一樣在頭頂掃了掃，示意我少囉嗦快點走開。他正理首在一份報紙上圈圈畫畫，根本沒空理我。我俯身低聲喚道：「老王是我呀。」大老王這才仰起頭咿咿哦哦地向我打招呼。原來他在賭馬，全神貫注、心無旁騖地在「刨」《馬經》，距離他幾步之遙就是馬會投注站。我定睛一看，發現沿着牆腳或蹲或坐着七、八個馬迷，活像一溜峨嵋山的猴子。

大老王六十來歲，曾是三行工人，幾年前已退休。他毛髮脫落，頭頂已禿成地中海。雖是我的樓下鄰居，平時也只是「點頭熟」。經此一踢，竟成好友。更出乎意料的是，他教會我賭馬，跟他一樣我也成了馬迷。大老王是資深馬迷，但是賭了二、三十年輸多贏少，用他自己的話說：「輸了一棟房贏了一粒糖。」但他堅信，總有一天連本帶利全部歸還。

賭馬是香港一大盛事，馬評家被馬迷奉為神明。大老王最崇拜的馬評家是「簡老八」。這位簡老八可

不簡單，頭頂光環一大串：作家、馬評家、美食家、演員、編劇、影評人，最奇特的頭銜是電影的「賭術指導」。大老王說，簡老先生簡直是神，他對出賽的每一匹馬都「查三代」，知道它們的血統，從曾祖父一直細數到祖父再到父母，文筆又好，實在精彩，比讀小說過癮多了！

在大老王的帶挈下，我也成了蹲街的馬迷一族。跟大老王買馬像坐雲霄飛車，時而飛上高空，時而跌落谷底。經常看他捶胸頓足罵娘：「仆街！那隻衰馬又輸了一個馬鼻，害我一條三重彩大拿拿不見了八萬蚊，照計牠的血統很正宗很高貴，牠的祖父曾是愛爾蘭馬王，估不到牠這麼水皮，衰馬！正衰馬！」他邊罵邊用原珠筆尖狠狠地戳向報紙，把那隻衰馬的馬名戳成馬蜂窩。

跟着師傅大老王買了幾個月馬，輪到底褲穿窿。後來我經不起老婆的嘮叨，加上工作忙碌，便逐漸淡出了馬迷圈。

畫販陸九三

九龍城雖然被評為全港最窮的地區之一，但它也是藏龍臥虎之地。你別小看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衣著普通，甚至有點邋遢，可其中不少是腰纏萬貫的富翁、身懷絕技的奇人。陸九三就是其中一個。

陸九三其貌不揚，而且左腳有點跛，走起路來

一瘸一拐的，像隻大笨鵝。平日裏看他好像無所事事，常在街上閒逛，嘴裏還愛叼着一根牙籤，像在顯露自己酒足飯飽剛從酒樓出來，一副知足常樂的模樣。他在九龍城碼頭翔龍灣擁有兩套樓房，價值過千萬，妥妥是個富翁。如果你知道他背後的威水史，你就真正明白什麼叫「人不可貌相」。

他幹的行當在香港堪稱冷門：買賣字畫。他沒有鋪面，只可稱為畫販，但他在香港書畫界可是碾砵砸磨盤——實（石）打實（石）的「牛人」。蓋因他在鑑別中國字畫上，身懷獨門絕技：指鑑。亦即他閉上眼睛單憑手指頭的觸覺，就可以八九不離十地鑑別出字畫的年份。特別是清朝初期到民國晚年的宣紙，他一摸紙面，就能分辨出是生宣「淨皮」、「半皮」；抑或是熟紙「煮硃箋」、「蟬翼箋」，真叫人拍案叫絕，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在吳昌碩字畫鑑定上，更是獨步藝壇。吳昌碩係清末海派書畫大家，他常以草篆書法入畫，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是近現代大寫意畫宗師。許多人慕名捧着吳昌碩的字畫請他品鑑，不僅香港，甚至遠及海外的藏家也登門求教，當然酬金十分豐厚。

有一次，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富商，攜來一幅吳昌碩的《菊石圖》請他鑑定。奇怪的是，這位富商一進門就單刀直入地說這是一幅贗品，但他還是砸下二百萬重金將它納入囊中，問陸九三是否值得？



〔名家與書香〕

鄭逸梅——惟善讀書者不負風月 艾火

鄭逸梅（一八九五—一九九二）祖籍安徽歙縣，長居上海，在各大報刊發表文章，涉獵甚廣，幾乎無書不讀，有「補白大王」之美譽。

有幸於他晚年相識相交，並邀得他為《明報月刊》「補白」（見一九九二年四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明報月刊》），摭拾博采，閱讀後令人識見大增，後還獲他轉贈教育家、書法家蘇局仙一百零八歲寫的條幅，不勝榮寵。（蘇局仙條幅請見本刊封底內頁）

鄭逸梅論讀書，不乏妙筆妙句妙趣，別出機杼，茲擇數則如下——

「心中無一事繫繫，然後讀書得其奧，飲酒得其趣，睡眠得其適，遊賞得其幽。」「讀《離騷經》宜於茶餘，誦《劍俠傳》宜於酒後。」「喜讀書者不得書讀，喜飲酒者不得酒飲，喜遊山水者不得山水遊，最為恨事。」「不讀書，不看雲，不焚香，不寫字，則雅趣自消，俗塵自長」。「天下惟善讀書者，不負花月，不脫酒盞，不離山水，不絕美人」。「讀美人傳宜緩，緩則愈覺纏綿。讀英雄傳宜急，急則豪氣直達。」「平野看山，似翠巒秀壑，近在眼前，然行行重行行，卻頗費一番跋涉，讀書悟理亦然。」「讀《紅樓夢》宜於暖閣，讀《水滸傳》宜於風廊。」「讀山水記，宜於晨起開窗；讀美人傳，宜於夜靜閉戶」。「冷眼以觀世，虛心以讀書」。「風日晴爽不出遊，有負天時；明窗淨几不讀書，有負地利；高朋滿座不飲酒，有負人和。」「暖衣飽食，尚有餘錢沽酒買書，不亦快哉！」「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以其有山水也，有花木也，有圖書也，有美人也，否則天地便歸寂滅。」「面目之可憎與否，不在美與醜，在於其人之曾否讀書，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

（採自鄭逸梅《幽夢新影》等。）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陸九三一看來者不善，是來踢館的。他瞄了瞄那幅畫，緩緩地吐出兩個字：「不值。」富商聞言哈哈大笑道：「陸大師，這回你看走眼了，這幅畫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畫是吳老授意的弟子代筆，款則是他親筆題寫，所以拍賣行的競價定能翻番。我撿了一個大漏！」言語間流露出富商自鳴得意的口氣。陸九三懶懶地說：「此畫是吳老弟子代筆不錯，但你可知代筆者何人？吳老特許代筆者主要有兩位：趙雲壑

餘種。一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

與王震，以王震為貴，有『王畫吳題』之說。可惜此畫係趙雲壑所作，當在五十萬元樓下。」這樣富商豈不是黃瓜打狗不見一截？勁蝕一百五十萬！幾句話，啪啪打臉富商，富商奉上酬金，夾起畫軸，灰頭土臉告辭出來，慫慫地走了。

「孩童們在一片樹下仰脖逡巡，找尋鳴聲的來源，『這兒！這兒！』隨着，長竹竿悄悄伸上……」「最有挑戰性的遊戲是放紙鳶，它從來都是群體遊戲……」作者憶孩提時夏天的活動。玩具缺乏，小孩便自己去捕蟲撈蝦、爬樹摘果、共玩紙鳶，總能從小探險小遊戲中找到快樂。現再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小時趣事，更顯孩童的純粹。

——編者

盛大的夏日——雀園記事

林中英

捕蟬

夏天由蟬聲伴隨而至。

家在東望洋山下，蟬在華士古花園的影樹間叫，在松山叫，炎熱的下午叫得份外響鬧。蟬的鳴聲伸縮腹肌時發出，在共鳴作用下，單調悠長的鳴聲瀰成一片，灌到耳裏把其他聲息蓋下去，那像油脂澆在熱鍋上的滋滋響，久聽令人昏昏然，當那人再聽不到蟬響，已歪睡在竹椅或帆布床上了。

三幾個孩童等下要一起出門的。多天前他們經已做好準備，投在火水（煤油）罐子裏的生膠鞋底碎塊，現已被浸化成膠漿，挑起一坨黏在長竹竿的頂端，趺上拖鞋到松山捕蟬。

捕蟬好手在沒有膠漿時，會用茅草紮一個圓圈固定在竹竿上，到屋角或樹間挑些蛛絲網，便能把蟬黏上。我們那時的孩童把破鞋的膠鞋底收起，不拿來換取小吃檔的梳打餅夾麥芽糖，知道總有用上的一天。

蟬富肉味，最好吃最有營養的不是叫得大響的蟬，而是潛在地下生長了兩三年甚至更久的蟬幼蟲。捕蟬者掌握蟬的生長期，六月底成蟲，會用手指挖樹下的泥洞，把幼蟲掏出；已爬上樹幹的幼蟲，則舉草圈觸之黏取。用鑊焗，用油炸，以火烤焙，把蛋白質的香氣與滋味逼出來。還棲息在樹幹上的幼蟲等待那一天掙脫外殼的成蟲禮，到長出一雙透明薄翅後，這

便是蟬了。雄蟬在樹上歌之詠之，吸引雌蟬來完成交配繁殖後代的使命。

長翅膀的蟬體硬肉少，不再好吃，我們孩童捉蟬不為滋味，這是暑假裏消磨半畫的一樁玩意。街區裏的某位阿叔夏天到松山爬樹捉來的蟬一隻賣一角錢，孩童們要玩自己捕捉的。這時他們已不是玩拍公仔紙、打波珠、碌錢牛時論勝負、贏取戰利品的對手了。

孩童們在一片樹下仰脖逡巡，找尋鳴聲的來源，「這兒！這兒！」隨着，長竹竿悄悄伸上。夥伴閉住嘴，適當地以手勢提點着照應着，避免竹竿觸動枝葉驚飛蟬兒。靜默中是合謀的密切、秘取的緊張。幾隻蟬已然到手，接下來少了多了都不是問題，孩童一高興聲音漸譁。

蟬被帶回家後，俯伏在盒內，見沒有多少動靜後，以為恢復自由，向半空飛去，誰知被膠黏住肢體掙扎不起來。孩童用手捏牠的頭，拿幾根神香骨挑牠、戳牠，就是要看牠不自在的樣子。蟬什麼都不能做，只會叫，叫聲由高到低至暗啞，孩童已然

盡了興致。

捉蟲、想螞蟻

夏日特別多昆蟲，吃飯時，大小如豆豉的家蠅飛到我們眼皮下頭頂上，一個出其不意俯衝，站在菜肉上舞弄髒腿，對我們揮動筷子驅趕回應以膽大妄為的任性，想想牠們總曾停落在垃圾堆、狗糞、坑渠口時便噁心，對蒼蠅恨恨的。而我們孩童卻會抓比牠大兩倍的綠頭蒼蠅、金頭蠅賞玩。尚不去想牠渾身

沾了多少細菌，看綠頭金頭泛着瑰麗絲光的色彩，好比戴上鳳帽霞冠。缺乏玩具的年代，雪條棒、神香骨、煉奶罐、竹筒木條等都可以做成簡單的玩具，昆蟲當然不會被放過。輕巧的黑色樁米牛悄悄飛落窗台、石階，牠不像蚊蠅打擾人，一下一下低叩幼長上身，像村鎮裏樁米木頭那般朝石臼打落一樣。孩童用網罩住牠，拿線繫住一條長後腿，且飛，且拉，且停，純良的樁米牛時被轉手給年紀更小的孩子放飛。

悶熱日子更有蜻蜓。陽光



孩童們捕蟬以消磨時間。(資料圖片)

下的柏油馬路面騰升起一縷縷抖顫透明的熱氣。街坊們為了家裏稍降暑氣，提水桶潑向門前的石仔路上，一股土腥味淹來，水很快便蒸發掉。傍晚太陽偏西，低矮的房舍在街道投下一列背陰，帶着金翅的蜻蜓在聯群穩穩低飛。孩童們用網捕用膠黏。颱風快將近澳門，除了蜻蜓，道旁泥隙間突然隆起一個新泥堆，一群螞蟻在進進出出，便知道颱風快要來了。

螞蟻是最接近我們孩童生活的昆蟲，門角、壁上、牆腳、溝旁，甚至桌面抽屜都會見牠們的行蹤。一隊逶迤行進的螞蟻，究竟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對向相遇的螞蟻用觸鬚碰了碰打個招呼後各走各路，牠們說了些什麼呢？遇到飯粒餅屑、大頭蒼蠅的殘屍搬不動時，怎樣喚來夥伴合力頂的？牠們的倉庫在哪裏，藏了哪些糧食寶物？有早餐晚餐的麼？這點兒東西夠吃嗎？風暴一來，螞蟻翻起的新泥堆就會被豪雨刷平，牠們的家會怕被水淹沒嗎？螞蟻世界吸引着我們蹲着發呆，沉醉於幽渺的想像，真想忽地縮小變輕，跟隨進入洞穴，看看蟻們地底下的房舍、街道，有沒有崇閣高樓、學校、醫院？有沒有遊戲、打架？有沒有國王、王后？

拼鳶

在悠長的暑假裏，男孩們四處出沒消磨旺盛的精力，清晨提小罐到馬路水銀燈下拾水蟑螂，開水燙

後串燒了吃；猴子一樣地在公園草地上摔角；到松山腳摘吃他們喚作水蓊子的水蒲桃；站在中葡學校圍欄上摘紫黑色的桑椹。他們也爬過嘉思欄花園高大的山稔樹、仁面樹和芒果樹，果實都酸得入口即吐。又用四根竹竿縛上大布塊，放上炒熟的麵粉作餌，到「長命橋」海堤撈捕白蝦；在水塘角撈到的是白腳螺絲蝦。

最有挑戰性的遊戲是放紙鳶，它從來都是群體遊戲。「斗零」（五分錢）買兩隻紙鳶，五角買得石榴牌五百碼棉線，過到大線筒上。起飛時玩伴提起紙鳶向後走，操線的舉線筒飆風奔跑，鳶一尺尺地升高。夏天吹西南風，紙鳶向華士古花園方向放飛才是順風，秋天則轉過頭來面向南灣。操線的把線筒向左右拉扯，鳶愈升愈高，到空中便憑着風力自由自在起舞。幾雙眼睛盯着藍天，心胸已交託紙鳶去感受無邊高曠的天空與廣博大地。

一片天空裏，幾隻紙鳶同時在嬉遊着。其中沒有鳶尾巴的大家都叫它作「馬拉」，賣兩角錢一隻，貴多了。「馬拉」個體大，紙質韌，鳶骨堅實，在空中好像一個赳赳武夫。它漸漸迫近，似有點不懷好意；躲開它，它卻貼着追。孩童趕忙收線，但來不及了，終於被纏上。是來鏢紙鳶的！不得已已向戰鬥，將線筒猛力朝下戳，讓線繃緊，增加交鋒的力度。夥伴們都緊張地呼喊，引得成年人來了抬頭望的興趣。

轉筒上的線突然一軟，紙鳶不情不願地無方向飄落，身旁響起夥伴們的歎息和詈罵。一隻紙鳶報銷了，尚可到紙料店買新的，可是這口氣堵在心頭隱隱痛，可恨的還不知道對手是誰呀。

非加強線的戰鬥力不可！孩童磨拳擦掌，分別着手蠟製玻璃線抵禦強敵。玻璃粉的分量各自拿捏，誓要製成一軸鋒利耐磨的線。我哥與年紀比他小的阿球到垃圾堆找廢燈泡廢光管，膽子大的阿球看到還有死老鼠，順手拔下鼠鬚，好在門蟋蟀時製作蟀掃。二人用布塊包起打碎的玻璃以石研磨，篩取幼粉使用。麵粉、粟粉、玻璃粉兌水調漿，徐徐加入一角錢牛皮膠或蛋白拌勻，在斜坡上挖起兩塊碎石以坑作灶，生火煮漿，漿漸濃稠成滿布殺機的雪白一團。

華士古花園花園上作品字型長的三棵樹正合上蠟之用。阿球在大號火柴盒兩端各刺一洞讓線貫穿，滿滿舀上玻璃漿。我哥縛好線頭後持線筒繞住樹幹放線，阿球捏盒貼身跟着熨。五百碼長線繞上一匝又一匝，在陽光下閃着寒光，線漸乾，粗了，硬了，輕輕



放紙鳶時用的大線筒。(明報資料室)

一摸，指頭澀澀的，多曬會兒，它準比刀刃那般鋒利。石階上傳來人語，是四個葡人土生少年。我哥看到他們向自己走來，站在玻璃線前歪着頭，打算站起來，但其中一人快速向線圈一刺後，狂笑着一起跑了。在我哥來不及反應時玻璃線已分成好多段散落在草地上，他們用刀片把線割斷了！一項工程毀了，一個比拼的夢碎了。憤怒、委屈，兩人坐在草地上禁不住哭起來。那年我哥念小學六年級。

兩年之後的暑假下午，我哥正在公局市橫街榮記公仔書檔租看連環圖。正值百老匯戲院放映工餘場散場，觀眾從羅憲新街側門離開戲院。從人群中我哥驀地認出其中一人是當年割斷鳶線的同夥，低呼一聲「就是他！」三個少年扔下書一起奔前，擦拳就揍。被突襲的少年看不清來人，也不知所為何事，抱着頭逃走。

那些年時有中葡少年起衝突打群架的。這個夏日發生的事，成了他們往後日子裏的笑談。

(作者為澳門資深報刊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澳門筆會常務副會長。)

「章朗的古茶樹就生長在千年佛寺附近的山林中，是佛光普照着的，多少年聆聽着暮鼓晨鐘，因而章朗的古樹茶好像也有了佛性的慈悲胸懷，大氣和順。」作者親訪千百年來以種茶為業的古老純樸章朗寨，受其隱幽又高遠的景貌感動，冀為政者保護作為國家根基的傳統文化。

——編者

勐海布朗文化亟待保護

張國良

我去雲南西雙版納勐海縣的巴達茶山章朗寨考察，至今已過去很久了。章朗寨幽深的原始森林和古老的布朗文化，卻依然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在章朗寨品過那裏的古樹茶後，我常常對茶友說起章朗寨的古樹茶大氣和順，既顯班章的霸，又含易武的柔。其實，我對章朗寨更有深刻印象的是寨裏還留存得相當純正的布朗文化，我非常惦念和憂慮這些珍稀的民族文化還能堅守和傳承多久。

我是今年八月五號上午冒着大雨從勐海縣城開車去章朗寨考察古茶園的。西雙版納州副秘書長楊佛海陪我前往，楊佛海先生是西雙版納州刀文州長推薦來陪我的，因為楊佛海就是巴達山人，又在勐海縣當過多年接地氣的縣太爺，對巴達茶山和章朗寨都很熟悉。章朗寨屬勐海縣西定鄉章朗行政村，在西定鄉南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巴達山上，南邊就是緬甸。距鄉政府所在地四公里，距勐海縣城四十四公里。現有二百四十四戶人家，是個古老的純布朗族村寨，據說也是西雙版納最大的布朗族寨子。布朗族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少數民族。史學界一般認為布朗族源自古老的「百濮」族群。史學界根據《華陽國志》記載，認為「哀牢」與濮人的關係密切，今雲南保山南部一帶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區，濮人很早就活動在瀾滄江和怒江流域各地。自西漢王朝在雲南設置益州郡，濮人地區就納入了西漢王朝郡縣的範圍。經過長



張國良（圖）在密林中的古茶園攝。（張國良提供）

期的民族遷徙和部落、部族的分化融合，原先居住在瀾滄江和怒江中下游的濮人的一部分，發展為今天的布朗族。布朗族語言為布朗語，沒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有着極為豐富的口頭文化，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具鮮明特徵的民族語言、服飾、歌舞、風俗習性。布朗族是一個跨境民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對其有不同的稱呼。中國布朗族主要聚居在雲南省西部瀾滄江下游兩側的山嶽地帶，西雙版納勐海縣是布朗族最

多聚居的地方。各地的布朗族有多種自稱，居住在西雙版納的布朗族自稱「布朗」或「巴朗」，臨滄市和保山市的自稱「烏」，墨江、雙江、雲縣、耿馬等地的自稱「阿瓦」或「瓦」，思茅的自稱「本族」，瀾滄縣文東鄉的自稱「翁拱」，鎮康、景東的自稱「烏」或「烏人」。新中國成立後，根據本民族的意願，統一稱為「布朗族」。布朗族居住地多為雲南盛產茶葉之地，是雲南大葉種茶葉的主產區。據二〇二一年統計，中國境內布朗族的人口數為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五人。西雙版納州布朗族人口有五萬二千五百人，主要聚居於勐海縣的布朗山布朗族鄉、西定哈尼族布朗族鄉。

千年茶鄉章朗寨

從勐海縣城到巴達山其實不太遠，路還比較好走。出了縣城，就是勐遮壩子。在雲南，山區或者丘陵地帶的小平原叫壩子。西雙版納，傣語意思就是十二個壩子。勐遮壩子，是十二版納中最大的一個壩子，是西雙版納的糧食主產區，被譽為「滇南米倉」。「勐遮」，傣語的意思是浸泡在水中的一塊平地，傳說是佛祖釋迦牟尼把這裏的湖泊變為壩子。壩子上一路柏油路面，兩車道，很好走。路兩邊都是水稻田和甘蔗地。穿過勐遮壩子就上了巴達山。上了巴達山，路越來越小，雨勢卻越來越大，車上本地人預計這種

雨勢一兩天都難停，山上可能會很麻煩。但想不到老天真眷顧，我們剛到章朗村寨門，雨勢就小了許多。

從寨門進去有兩條路，一條水泥路去章朗寨裏，另一條土路去章朗古茶園。我建議趁雨間隙抓紧先去看看章朗古茶園和茶王樹。凡布朗古寨必有古茶園，因為布朗族是雲南最早種茶的民族之一。章朗寨在海拔山上，四周林木森森，雲霧籠罩，無論是氣溫、降水量，還是土質、生態環境等，都是茶葉生長化育的極佳之地。據介紹章朗寨古茶園有七百多畝，古茶樹可以分為野生古茶樹和人工栽培古茶樹，分布在寨子周圍的原始森林裏。我們頂着細雨，踩着泥濘，沿林間羊腸小道走了約十多分鐘，來到茂密森林中的一片古茶園。這裏的古茶樹看上去沒有南糯山、老曼峨的古茶樹年代久遠，樹圍在七八十公分的佔多數，茶樹大多沒有砍過梢尖，樹高五六米，估計採摘不易。古茶園中的茶王樹周圍都是粗壯高大的古茶樹。茶王樹上還披着三月祭拜時的紅緞帶，樹後面有三棵成鼎立之勢的高大古茶樹，頗有威武的陣勢。我給起名為三劍客。據介紹，章朗古茶樹成喬木狀生長，茶樹與森林共生，在林中有很多茶籽落地後自然長出的小茶樹，混生於林。因而香氣的形成廣納「善緣」，花蜜香顯著而高揚。古茶樹生長土壤主要是黃沙土，林中又有厚厚的腐殖土。

看完古茶園，雨也基本停了。我們原路回到寨

門口，沿着進寨的狹窄水泥路，在濛濛雨氣和濃濃霧氣中緩緩進入古老的章朗寨。據說布朗族先民遷徙到章朗寨地界定居大約在兩千多年以前，那時，他們稱這裏為「景桑」，意為「祖先曾居住過的地方」。據章朗古佛寺珍藏的貝葉經記載，章朗實為兩寨合併而成，建寨歷史當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章朗是傣語，「章」是大象，「朗」意為凍僵，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大象凍僵的地方。相傳，一千四百多年以前，佛家弟子馬哈烘用大象馱着經書自斯里蘭卡學經歸來，當他來到恩鞏誅多山（現章朗佛寺所在地）時，由於正值冬季，又突降凍雨，大象竟被凍僵，跪臥不起。附近村民聞訊趕來，幫助馬哈烘拾掇新柴，在大象周圍燃起熊熊大火，供大象驅寒取暖。後來，馬哈烘在此建寺立塔，並動員周圍村寨人搬到現在地址，組建新寨，取名「章朗」，以紀念大象馱經書之功。章朗的歷史便由此開啟。

章朗寨書記岩膽南騎着越野摩托車在進寨路口迎接我們。岩膽南黝黑敦實，是個典型的布朗族漢子。

岩膽南首先帶領我們來到寨旁一座南傳佛教的千年古寺。佛寺在一處較平緩的山包上，佔地約四畝，有佛殿、寮房、佛塔和一座古老的藏經閣，閣內珍藏着一百多卷貝葉經。整個佛寺建築群具有獨特的布朗族建築藝術風格。

據佛寺的貝葉經記載，這座佛寺已經有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歷史。布朗族和傣族一樣信仰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布朗族人早上會提着籃子去寺裏吟誦經詩。誦經並供佛後，大家拿出籃子裏的食物，一起有說有笑地吃早飯，然後再去處理「俗事」。篤信佛教的布朗人生活非常淳樸，待人處事皆具聖潔之心。我一九六六年初奉派去援越抗美前線的軍事工作組（顧問團），駐地在越南老撾中部邊境山區的查爾平原，曾在那裏的老撾解放區佛教協會中央學習語言，老師是佛教協會中央主席、著名高僧馬哈坎丹。老撾的國教是南傳佛教，因而我對南傳佛教有所了解。我進章朗廟裏同住持僧人都應法師喝茶交流，了解到寨裏不少情況。廟裏僧人介紹，寨外有一口千年古井。相傳釋迦牟尼的弟子來寨裏時，天氣炎熱，他的座騎大象口渴難忍，使用鼻子在地上鑽出一口水井。人們稱這口水井為「那摩着章」，意為一年四季不乾枯的井。寨子內外還有景桑古城遺址、幽深的「龍山」森林、仙人洞、古驛道、虎跳峽、白水河瀑布等一系列自然與人文完美結合的景觀。

從廟裏出來，天已基本放晴，看來真有佛光照。岩膽南帶我們步行進寨，剛下過雨，空氣清新，霧氣濛濛，一路兩邊都是原生態的自然仙境與布朗族的人文特色。楊佛海先生介紹，章朗寨不僅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建寨歷史，而且也是布朗族歷史文化

保存得較為完整的寨子。岩膽南帶我們在寨裏轉了轉，還特意領我們到他家參觀。我們深深感到章朗人對布朗族古老文化與傳統美德的傳承與發揚，真的是盡其善而得其美。布朗族建築、服飾和生活習俗等等，在章朗寨裏都保留得相當完整。

可敬可愛的文化圖騰

首先是寨子裏的建築都是傳統布朗風格。布朗族民居大多受傣族影響較深，為干欄式建築，即高腳屋。房屋為木結構，屋頂以前覆以茅草，現在都蓋木片。干欄式建築也俗稱竹樓，有上下二層，樓上住人，樓下關牛馬豬雞，安置舂碓，還可以堆放乾柴及其他雜物，不砌圍牆，四周有柵欄，設進出口。竹樓屋頂為歇山式，分為四面，脊短坡陡，下有披屋面，呈頂用草排或瓦片覆蓋。樓室門口一方安置木梯一架，一側設有陽台。如今富裕起來的布朗家庭已經改變了原來居住方式。家裏人住樓上，待客在樓下。而牲畜棚早已遠遠離住所。岩膽南家外形和室內布局還是傳統風格，很簡樸。樓上門廳裏有布朗人家都重視的火塘。

布朗族認為天地萬物有靈，天地造就了先祖，火塘繁衍着後代，「日子不斷，火塘不滅」。樓下則已沒有牲畜，收拾得很整潔。布朗族和傣族建築風格雖然相似，但還是有細節的不同。傣族的屋角裝飾是

一對牛角，布朗族木屋簷口翹角處有一樣三叉形圖案，代表茶芽、茶葉。可見茶在布朗族心中的地位，茶是布朗族的圖騰。

布朗族的圖騰比較多樣化，這同他們的多神崇拜有關。西雙版納布朗族的圖騰標誌並沒有虎、豹等凶猛的野獸，而是竹鼠和蛤蟆等小動物。在布朗人傳說中，竹鼠曾為布朗人尋找過穀種，給布朗人帶來了糧食豐收。他們認為竹鼠代表祖先的魂靈。對動物的崇拜，是布朗族母系氏族社會生活的反映。

還有能在寨裏見到的明顯布朗特色是寨民的服飾。布朗族穿著簡樸，各地大同小異。男子多穿無領對襟或大襟短上衣，著黑色寬大長褲，黑色或白色布包頭。女子多穿黑色緊身大襟短上衣，著黑色筒裙，上面帶有紅、綠、白等彩色花紋；紮裹腿。頭縮髮髻，纏青色或白色布包頭；戴銀耳環、手鐲，青年女子喜歡頭插鮮花。女子服飾上的裝飾品精美而繁多，有頭鏈、七色玻璃珠、銀項扣、銀三須等等。衣領的銀泡



傳統布朗族家居布置，中央為火塘。（張國良提供）

一般是十二個，代表着一年的十二個月。衣褂的對襟鈕扣一般是二十四對，代表着二十四個節氣。花鞋從鞋尖到鞋跟均用七色絨線團來裝飾，穿在腳上，花團綿簇，艷麗奪目。過去布朗族男子還有紋身的習俗，四肢、胸、腹皆刺染各種花紋。而女子喜歡戴大耳環、銀手鐲等。年輕姑娘愛戴野花或自編的彩花，將雙頰染紅。布朗人將信仰刻記在服飾上，穿在身上，是對萬物和祖先崇拜的一種最好表達。

想不到的是，這個深山老林中的布朗寨裏居然還建有布朗族文化展示中心和生態博物館。博物館也是一棟典型的布朗木構建築。門口的標誌是一把超大的布朗族三弦琴。三弦琴是布朗族最有代表性的樂器。亦弦亦歌，亦弦亦舞是布朗族文藝的典型形式。傳統的三弦琴「布朗族彈唱」是布朗山鄉特有的娛樂項目。小小的三弦琴凝聚着布朗族的歷史和情感，象徵着純潔、樂觀和吉祥幸福。據介紹，博物館中展出的圖片和實物顯示，無論生產勞

動、婚喪嫁娶、宗教祭祀，還是音樂舞蹈、文學藝術等，這裏都保留着古樸淳厚的民風民俗。比如章朗村民至今保留着一種傳統習俗「漆齒」。布朗族人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咀嚼用栗樹嫩葉、石灰、旱煙等配置而成的「檳榔」，將牙齒染成黑色，防止蛀牙。活化石般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依然存活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亙古如斯的延伸之美與高遠之韻。十分遺憾的是，博物館因無錢更新爛了的電線而沒有照明，光線太暗，不能讓我們參觀。岩膽南書記一臉尷尬無奈，我們個個面面相覷，感覺很不滋味。習近平總書記曾在許多地方對當地官員語重心長地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今天的發展是過去歷史的延續。作為一地的黨政領導，一定要了解當地的歷史沿革、歷史文化、歷史人物和傳統經典名篇，把這些作為當地的文化名片。」在作為布朗文化珍貴名片的章朗寨，寨裏的民族文化博物館竟連電燈都點不亮！

彌足珍貴的精神風貌

為緩解尷尬氣氛，岩膽南書記趕緊邀請我們去他家茶所品茶。布朗族人一生與茶密不可分。相傳布朗族祖先帕岩冷最早教族人種植茶園，並給後代留下遺訓：留下的金銀財寶終有用完之時，留下的牛馬牲畜終有死亡時候，還是留下茶樹吧，這才是子孫後代

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寶！茶樹是家庭財富的標誌，茶葉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茶是布朗族社會生活和人們交往的重要媒介。在數千年的種茶、製茶歷史中，普洱茶的茶香茶韻和茶俗，早已浸潤到章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章朗青年男女舉行結婚儀式後，新郎和新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敬茶。他們甚至能把茶葉醃製成各式酸菜食用。

章朗寨家家做茶。岩膽南自己家也做茶，他請我們品鑑章朗古樹茶，是去年的生毛茶。看乾茶條索粗壯緊結，墨綠油亮。泡出茶湯，金黃透亮，茶香四溢，一股高揚的花蜜香、野茶香。

品後感覺山野氣強，杯底香強烈且持久，回甘較快較好。茶氣茶香回甘已接近老班章，但其大氣又和老班章的霸氣不同，總有一種祥和溫柔的滋味。湯質細膩飽滿，水性柔厚滑潤，回甘順爽，不是很快，但「後勁」足，回味無盡。總的感覺是蘭香清雅，細膩與霸氣並存！當地的茶友評說，章朗的古茶樹就生長在千年佛寺附近的山林中，是佛光普照着的，多少年聆聽着暮鼓晨鐘，因而章朗的古樹茶好像也有了佛性的慈悲胸懷，大氣和順。章朗的古茶表現出大氣、穩重的茶性美，正如厚博蘊藉的巴達山一樣，也有如慈眉善目的如來佛祖一般，親和力很強。

品完茶，已近中午，陽光微露。我們要繼續趕往巴達山深處的萬畝茶園參觀。告別章朗寨，真有點



被俗稱土豪村的老班章村。(張國良提供)

依依不捨。車子出寨轉到一個高坡上，我不由得停車回望。從高處遠看章朗寨，千年古寨掩映在薄霧和光影朦朧的原始林木與鳳尾竹叢中。松風遠揚，澗水長流，鳥鳴與眾生相和，路人與天地共醉。曾有人比喻章朗為巴達山天空裏最為璀璨的星座。章朗的歷史，猶如天邊的曉月，掛了千年而清輝不減。章朗的人，是勐海距離歷史最遠而距離蒼穹最近的古漢人。章朗的美，是一種宏大深邃又細緻明朗的美。

我由衷地為章朗讚美，但也為章朗文化保護暗自憂傷和擔心，更想為章朗在商業浪潮衝擊中堅持保存傳承民族文化貢獻力量。在當今全球化、商業化洶湧波濤席捲下，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日漸稀少，彌足珍貴。雲南普洱茶及普洱茶山歷史悠久，文化豐富。在深厚的茶文化平台上，還有民族文化、邊疆文化。有各民族文化的交匯，也有中原和邊塞文化的融合。這些年茶山上的商業化炒作一浪高過一浪，茶區經濟雖日益發展，可茶山的傳統文化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發掘保護，反而不斷遭到毀滅性破壞。中外聞名的老班章因沒有規劃而成為水泥堆砌的「土豪村」，歷史名寨冰島老寨因有人「打造」而被強拆湮滅。

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民族傳統文化，代表一個民族的禮樂典章，也反映國家精神風貌、社會文明風尚。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一再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希望雲南省，乃至國家有關部門真正關注並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沒有文化傳承和興盛，何談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為原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前社長、香港作家聯會監事長。）

秋日童話

秋日美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林歆然

每年到了十月、十一月，總會在某日起床時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憂傷往身體裏鑽，掀開被子，再迎來一股涼意。那天津會有一點惆悵。走在街上，或黃或綠的葉子一晃一晃飄蕩到地上，剛落地時還濕潤，我小時候喜歡拾起大塊的樹葉，撫摸光滑的葉面、中央微微隆起的葉脈，湊近聞聞看，自是清新。掉到地上的葉子很快變得乾而脆，蜷縮起來，像飛蛾的翅膀。風偶然會把清潔工人掃好、堆在一旁的葉子吹成漩渦，彷彿施加魔法般，孩子們愛湊熱鬧，看葉子何時停下來。直至葉子再次飄落一地，孩子就會踢走脆脆的樹葉，待清潔工人用長長的竹掃把掃出

一地沙沙聲。

秋天有件令人期待的事，就是中小學準會舉辦的秋季旅行。由小學到大學，湊巧每隔幾年的秋天，我總會重遊清水灣郊野公園。小學時大夥兒總愛隨意拾起掉落地上的枯枝充當哈利波特的魔杖，講着自創的咒語，然後在草地上漫無目的地追逐，還有迎着風把風箏放到天上、把前一夜準備的過多零食「傾囊而出」。中學時我們分成小組燒烤，誰最有耐力、誰最不計較、誰思慮最周全，都一目了然。燒烤場上總能發現同學平日沒有展露的面貌。大學時我和朋友登高，在清水灣大坳門停下休息，躺在草地看遼闊的藍天，享受午後的日光與溫柔的秋風，心情極好，也顧不上一兩隻昆蟲從草叢爬過皮膚的痕癢。轉眼間秋天已經來臨，但願疫情早些緩和，讓我能與親友相約郊遊，看看這片土地更多的秋日美景。

不負人間好時節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黃子焯

大抵是因着生在秋天的緣故，我自小就格外偏愛秋天一些。可惜古往今來，文人墨客多悲秋。昔有歐陽修賦〈秋聲賦〉

傷秋籟之蕭颯悲切，後有郁達夫作《故都的秋》感北國秋色之悲涼寥落。

而我卻恰恰覺得，南國秋日的季相與千籟，倒比春日更勝一籌——永慶坊魚燈籠下的遊人如織，荔枝灣大戲台上的粵劇聲聲，桂峰村綴滿枝頭的紅柿子，嘉禾嶼因被雨季誤了花期以至仍開得碩麗的鳳凰木，篁嶺上家家戶戶鋪曬的皇菊、辣椒，宜春稻田裏的金浪飄香，雲門寺銀杏葉下的梵音裊裊……都令我忍不住耽溺其中。每每這時，便更覺劉夢得的《秋詞》還有蘇東坡那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皆說進了我的心坎。

其實，恰逢開學季的秋日，又何嘗不意味着蛻變、新生與希望呢？

敲下這一行字的時候，我正坐在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的研究生助理辦公室裏，抬眼略一巡視，躍入眼簾的就是五彩斑斕的中國歷史文化系列漫畫叢書和《澳門少年報》。每當看到那些經過我們編輯校對的文章被印成鉛字，送到孩子們的手中，成為被他們所青睞的「童話」，我心中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使命感都會因此而愈發強烈。

秋陽杲杲，秋色宜人。願我們不負人間好時節，在秋日的盛景中，繼續為澳門青少年譜寫出一篇又一篇屬於他們的「童話」。

餘溫未盡 煙火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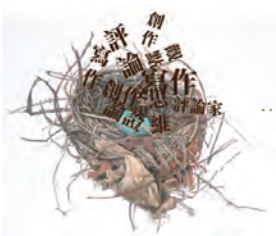
廣州暨南大學
朱霄



立秋後才開學，但天氣倒愈發沒了準信。自六月起的悶熱有擴散之勢，樹葉濃得抹不開，顯出一些頹意，在地上映出不規則的陰影。若不是偶有清風流動，反像是夏吞併了秋，推拉着本該下降的溫度。教室裏冷氣肅然，卻大開着窗，有枝葉探進來，學生伸手去撥，目光也禁不住往外飄去。校內小路上多見得身穿迷彩服的新生，踩着樹蔭走，小心地繞過片片光斑。有的已經累眯了眼，不慎落入陽光裏，曬出一個機靈來。

廣州的秋日是從夜晚忽然襲來的。風逐漸變得實質，行人的襯衫吹出鼓包，又迅速服貼。實際並不冷，總能在路上聽到舒適的感歎。西門外小吃街遊出了半個學校的年輕人，手裏提着形形色色的食物，往往是多人並肩在街上笑鬧。學生們不似白日防曬般捂得嚴實，倒像是在秋日的入侵下釋放了天性，即使不勝蚊蟲的煩擾，但都更願意直觸撲面的清爽。

小吃街的店面都緊緊挨在一起，遠遠走過來，熱浪攜着濃郁的煙火氣息，在美食的香味中四散開



現實生活中的苦與甜。我猜當年張導演都未曾想過，這部電影放在若干年後的香港，依然能夠達到異曲同工之妙。

過去的我看這部電影並沒有過於深刻的感受，唯自二〇二一年始，移民潮席捲香港，經歷一個又一個腹心之友坐上飛往不同目的地的航班，各自展開新的旅程後，始明白十三妹與船頭尺那份各自飄遊的孤



說到「秋日童話」令我聯想到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上映的香港愛情電影——《秋天的童話》。它以移民為題材，記敘十三妹（鍾楚紅飾）與船頭尺（周潤發飾）在異邦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反映

秋日中遺憾的美好

來。打工的小哥翻炒着手中的鍋鏟，老闆操着一口粵味的普通話，遠遠地衝人打招呼，隔壁奶茶店的小妹迅速地分裝外賣……街上漸涼的秋風未能打破這片霓虹燈，反而給在外的年輕人提供了外出散步的理由。

初秋晝伏夜出，煙火在餘溫中燃得愈烈。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黃靜翹

獨感。我曾以為與朋友們的故事會就此結束，慶幸科技讓我們仍然能夠有所聯繫，但始終無法打破一段的關係因無法親自見面而有所沖淡的宿命。我承認這是一個使我不忿卻極為無能的結局。

或許每個人對故事結局的期望都有所不同，但心中始終期盼童話故事最後的結局理應要是美好的，好像公主與王子最後應該「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永遠」。正如我在看《秋天的童話》之時，亦希望二人相遇後能夠攜手共度餘生，雖然最後並沒有交代兩個主角最後有否走在一起，但可能這就是一種遺憾的美好。童話的美好可能就在於它只會是一種幻想、一種未知。因此，我並不期待能夠改變結局，亦不需要公主遇到王子那種感人結局。我只願在往後金色的秋日，我們之間的樹上依然能夠垂下豐碩的果實而永流傳。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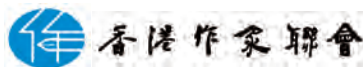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江東名士老風流
近百高齡
半黑頭
談笑平生旨趣遠
文章
季更是足千秋



逸梅同館文 教正

己巳春月南匯百八歲蘇局仙



江東名士老風流，近百高齡半黑頭。
談笑風生旨趣遠，文章更是足千秋。

逸梅同館文 教正

己巳春月南匯百八歲蘇局仙

艾火注：

這是蘇局仙一九八九年贈「補白大王」鄭逸梅的墨寶，鄭逸梅轉贈我，一百零八歲的老
人揮毫，一點也沒抖筆，字體端正渾厚。
二人均為上海文史館員，故稱同館。

明月灣區
廿五年

總四期

二〇二二年十月

惠州



《東莞近郊夜色》

攝影：吳連城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